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二千三百七十三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

地官司徒第二之三

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
刑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此必里反下同陸
毗志反施式氏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言建者非
但副貳大司徒亦得專其事役謂徭役祭祀謂鄉中

州祭社黨祭崇族祭步飲食若鄉飲酒及族食喪紀
若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之等禁令祭祀以下皆有禁
令不使失禮 鄭氏康成曰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

女

賈疏春秋傳男
有室女有家

貴謂為卿大夫廢疾謂癰病也施

當為弛弛舍謂應復免不給徭役 易氏被曰上地

中地下地皆一夫七人六人五人其家衆也舉國中
及四郊都鄙則已兼邦甸 王氏應電曰賤謂胥徒
以服公事故免 鄭氏伯熊曰言邦之教法而曰稽

國中云云者教即行乎其中也貴賤老幼廢疾而舍其役則貴貴養老慈幼寬疾之意足以示民矣祭祀飲食喪紀皆有禁令則養生送死之節踰禮越制之誅足以範民矣

案五官之長與大宰共建五典而教法獨小司徒建者以主六鄉而親民事猶小宰之建宮刑也夫家謂男女既配耦者以是知征役不及單丁未娶及女戶餘夫也教寓於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使民知禮

知義所以厚生而正德也教寓於征役之施舍使民
興讓興仁所以忘勞而犯難也司徒之法無一人之
不教無一事之不教無一時之不教所以周徧淪浹
入人之深至於刑措也

辨正王氏與之曰疏謂征稅之王氏昭禹因以施惠
為施不知征役止言力役之征舍謂弛其力而舍之
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則注以施為弛不可
易

存疑鄭氏康成曰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賤謂占會販賣者

案九比當如禹貢法以三等九則言之謂夫家高下有此九等耳非如鄭所云也占會販賣者不應在弛舍之列蓋緣幣餘之賦之繆解而云然

乃頒比澹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畜許六反後六畜皆同輦里演反音璉

正義賈氏公彥曰車謂草車及大車輦人挽行 鄭氏康成曰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亦受鄉遂矣 鄭氏衆曰大比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 王氏應電曰政教即祭祀飲食喪紀之事徵令即征役貢賦之事 黃氏度曰政教必觀其豐約而為之隆殺徵令必稽其有無而為之寬急

案登謂升而載於冊也物即謂六畜車輦其弓矢甲

楯楨幹旗物之屬亦存焉即大比所稽兵器也旗物有度式什器有良苦故辨之注以為家中之財則豈可辨乎漢法算緡錢商賈末作貴貸稽物者各以其物自占王莽稅天下吏民一切訾三十取一康成每以漢法莽事釋周官害義之尤甚者也小司徒雖頒比法於鄉大夫而鄉之教治政事一斷於鄉師故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於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則小司徒於民治一無所與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鄉大夫卿也鄉吏受法焉故小司徒頒以比法若六遂則遂人令之都鄙則其君令之而並受法於司徒治民則地官為主也比要者其詳藏於侯國其總數則登於天府小司徒受之王國歲時入其數侯國則三年而入其要詳內而略外也

王氏安石曰凡民數有數之者閭胥以時數其衆寡是也有稽之者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是也有校而登之者族師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衆寡是也

有登而不校者小司徒使鄉大夫各登其鄉之衆寡而鄉大夫以歲時登之是也登之而不校則其登之也因族師之所校而已 孫氏之宏曰小司徒頒比法登衆寡計口而田度力而役無曠土無游民教養之實政也至司寇獻民數王拜受之登於天府與祖廟之守藏並重又以見民命之不可輕忽君臣上下通知愛敬其民愛敬之義明於上則教養之實達於下其事常相表裏也 黃氏度曰比要在司徒為民

籍簡稽在司馬為軍籍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

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會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

賈疏不使異人間雜於中也

作為

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 賈氏公

彥曰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用之者即軍
旅田役是也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在軍為伍五比為
閭在軍五伍為兩四閭為族在軍四兩為卒五族為
黨在軍五卒為旅五黨為州在軍五旅為師五州為
鄉在軍五師為軍 陳氏傳良曰五人為伍則手足
耳目可以相及以卒為旅以旅為師以師為軍則手
足耳目不相及而旗幟金鼓用焉 會萬民以為卒

伍則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致之行陳無事歸之田里無招延之擾無廩給之費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 鄭氏鍔曰會卒伍以為軍法宜屬之犬司馬而小司徒掌之何也事不預備不可以應卒苟非司徒教之有素合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之得乎

案令貢賦亦用卒伍何也年上下之灋稅多少之數必有傳諭之者輸將之事蚤晚之期必有董率之者

其事與軍旅田役追胥一也

今之地丁賦籍十戶為甲十甲為圖亦會民而

徵歛之蓋古之遺法

大司徒職相保相調族師職相及相共意

皆如此

康成訓貢為嬪婦百工賦為九賦詞愈別

而義愈晦由不知井法之通行故耳 朱子以伍兩

卒旅師軍為鄉遂出軍之法又以六軍專為六鄉之

衆而六遂不與亦沿賈氏之說又曰既一家出一人

則兵數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

征行蓋已覺其偏苦不可行矣 小司徒承會卒伍

而言故先軍旅而後及田役追胥貢賦遂人承授田
萊治溝洫頒職作事而言故先貢賦而後及師田政
役乃文義宜然鄭氏鏐謂軍旅起於六鄉故先軍旅
財賦起於六遂故先貢賦則偏室而難通矣

通論賈氏公彥曰此經內不見田制遂人職不見出
軍之法各舉其一以互相備也

餘論齊語管子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
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

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
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
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
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春以振
旅秋以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
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
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
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懽忻足

以相死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彊有此士也三萬人
以方行於天下莫之能禦也 李氏叔寶曰天子六
軍大國不過三軍此定制也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一乘七十五人三兩之數也
四乘則三卒之數百乘則三師之所合五百乘則三
軍之所合千乘則六軍也然則天子曰萬乘諸侯曰
千乘者大概悉天子之畿內以為軍則有萬乘而出
師則不過六軍悉大國之衆以為軍則有千乘而所

謂不過三軍者止用其半耳

存疑王氏應電曰凡車一乘卒百人必不可分雖有更番調發必起一卒所統之吏亦不可更易是故行伍之人素相親識軍之與吏素相忠愛所以能相安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

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正義鄭氏康成曰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鄭氏衆曰羨饒也田謂獵也竭作盡行鄭氏鶚曰將作徒役必先知其

可任之人欲知其可任之人必先稽其受地之等

陳氏汲曰田獵以教民習戎春發某甲秋發某甸非
一時俱起故民力可休而教又無不徧也至追胥則
其家丁男皆可行故曰竭作 王氏安石曰田獵取
禽獸與衆同欲逐伺盜賊與衆同惡所役近且為時
不久故可竭作

案疏謂六鄉每家出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為
上劑致民遂人以下劑致氓每家出一人為正卒一

人為羨卒其餘皆為餘夫謂之饒遠非也夫羨卒即餘夫也特對正卒言則曰羨卒對正夫言則曰餘夫鄉遂互文以見義耳何嘗獨厚於遂乎 鄭氏鶚謂

鄉遂都鄙邦國授田之法有四節非也大小司徒與遂人大司馬本無異法蓋不易之田即上地一易即中地再易即下地也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即遂人之田百畝萊五十畝可任者家三人即此之家三人也中地食者半即遂人之田百畝萊百畝可任者

二家五人即此之二家五人也下地食者三之一即
遂人之田百畝萊二百畝可任者家二人即此之家
二人也前後互見辭有詳略安得意為之說乎 田
竭作更番調發使皆習於軍事也追胥竭作守望相
助非遠違其間井也

通論馬氏端臨曰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所言則
是田肥者授之少田瘠者授之多如小司徒所言則
口衆者授之肥口少者授之瘠二者不同而義相備

李氏叔寶曰司徒之制率三農八家其可任者二十人以一井八家而任二十人則甸六十四井為夫一千二百八十人矣司馬法則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徒通籍民數如彼其衆而征於司馬不及十之一何耶籍民以為兵者甚備至於征調則不過此耳 葉氏時曰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

役毋過家一人則一井但八人耳故遂人職曰以下劑致氓雖受上田中田之民會而用之惟以下劑為率寬民力也 邱氏葵曰役有輕重繁簡遠邇久速

之殊民有老少強弱貧富之異是以必先均其土地以別其寬狹礲腴稽其人民以知其多寡虛實量其人身以知其強弱老少驗其畜產以知其貧富有無必有夫有婦然後謂之一家必年力富強然後謂之可任明以察之公以處之仁以憫之而民不以役為

病矣

餘論呂氏祖謙曰小司徒止言其可任者其調發則止用一人若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而卒已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是皆盡數調發者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

正義賈氏公彥曰其衆庶皆是六鄉之民 鄭氏康

成曰命所以誓告之

賈疏誓告若大司馬職羣吏聽誓於陳前司徒北面誓之小子

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

案曰掌其政教者師則教以順命而不犯田則教以習戰而不爭役則教以同力而不惰也蓋平時教法即具此而有事則誓戒焉

通論王氏應電曰政教戒禁經中屢見而所主不同
宮正主官府士庶子小司徒鄉大夫主民司市主商

各隨文意會之可見

案凡用衆庶小司徒曰政教者教法小司徒所建也鄉師於田役則曰政令者受州里之役要出田法於州里其政皆鄉師布之也軍旅會同大喪則曰治者其政稟於司徒司馬鄉師躬治其徒役而已州長於師田行役皆曰戒令者政非所專以帥而致之故戒之也黨正則曰以法治其政事者州長掌政令之法黨正循法以治其事而已族師曰掌其治令者躬帥

徒役而至則遂治之也政令者命其事也戒令者警其期也治令者飭其人也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以餘子為羨案書傳餘子皆入學故後鄭謂卿大夫之子大故當宿衛王宮

案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而有小司徒致之

何也諸子掌其戒令教治而脩業仍於鄉學也於諸子職曰羣子以合諸學合諸射合諸喪祭賓客而言也於小司徒職曰餘子各據其家而言也與士並舉則曰庶子言各有當也

通論鄭氏鶚曰經文言大事又言大故者不一以理推之大事乃國之常事特於常事為大耳若大故則事萌於意外患生於不測者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凡稅斂之事

正義鄭氏衆曰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

者也

郝氏敬曰井地非必盡相連屬衍沃則為井隰皋則為牧故經之而辨其所宜也

鄭

氏康成曰井牧者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

井今造邑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

是之謂井牧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

案井牧田野以任地事尚言穀

土而庶土準此耳非以山澤對舉也

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六

尺為步步百為畹畹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

班氏固刑法志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

山川沈丘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
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
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
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
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
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
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千戈車徒素具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

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
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
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案地事辨其地之宜井宜牧及黃白宜禾滂泉宜稻

之類也

農牧虞衡民職也大宰任之而大司徒頒之
閭師掌之地事則小司徒任之載師物之而

土均凡稅斂之事如納徵之期收掌之人廩藏之所

委輸存貯之數皆是也上經會卒伍而令貢賦者征
役有繁簡貢賦有乘除也此經制井牧而令貢賦凡

稅斂之事者粟米車徒出於井地貢賦之本法也地
邑有衝僻收穫有早晚道路輸將有遠近則稅斂之
事必隨地而制其宜也小司徒專掌六鄉而所載乃
井邑丘甸縣都之制者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大司徒
職具之矣故獨載井法以示內而六鄉外而六遂以
及都邑名雖各異其地法則皆以九夫為井四井為
邑積累而區分之也任土比民之法錯見諸職大司
徒職載邦國封疆都鄙室數次及比閭族黨州鄉之

法小司徒職載井邑丘甸縣都田稅兵賦之法遂人
職載溝洫之法其授田則大司徒職載不易一易再
易之田所受多寡之數小司徒職載上地中地下地
之人所任多寡之數皆各舉其一彼此互備也

辨正王氏與之曰康成謂小司徒經田野匠人為之
溝洫相包乃成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
除水害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
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

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
夫治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二
十里乃得方百里為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
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稅二千三百
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
千四百夫治澮旁加之說算法則是而謂旁加之人
專治溝洫則非也小司徒四井為邑至四縣為都皆
以四數之言田之實數司馬法自井十為通至終十

為同皆以十數之兼山川城郭而言小司徒四丘為
甸即司馬法通十為成甸六十四井而成百井者其
三十六井為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即司馬
法一同之地四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井而同乃
萬井者其三千六百井為山川城郭也大約小司徒
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二實地

案匠人為溝洫其制既成不過歲為脩治而已何至
六十四井之田而歲免其四旁三十六井之田稅分

治田與治溝為二事乎康成之說於事理難通非獨
無所考據也王氏與之謂旁加者為山川城郭恐亦
非是夫山川城郭則豈可以井里拘乎

通論王氏應電曰此法與遂人百夫洫千夫澮萬夫
川相表裏葉氏時曰小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
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少故言四井四邑之
屬溝洫定水道大小故言十夫之屬鄉言井邑則遂
之田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

餘論林氏勲曰周制步百為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耳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惟增十五萬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未免襲後魏以來敝法也存異鄭氏康成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

鄉遂重立國

賈疏案遂人夫間有遂云云是溝洫法鄉與遂同此經與匠人謂井田法其制

與鄉遂不同故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

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

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

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

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

王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畹畹百為夫夫三為

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

賈疏十井九十夫之

地宮室涂巷三分去一惟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十夫受六十夫之地惟三十家

士

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草車一乘士
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草車十乘
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
草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賈疏此謂天子
畿內采地法

案注謂此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非也井邑
丘甸縣都以田數計之而出稅法也溝洫澮川以經
界言之而通水道也此經曰九夫為井者以出稅法
故止計所耕之地也遂人曰十夫有溝者以定經界

故並計所占之地也井間之溝溝上之畛非每井而加百畝勢不能備然則遂人所謂十夫即此經所謂九夫而溝洫澮川之制井邑丘甸縣都之法乃鄉遂都鄙之所同也審矣

鄭氏之誤起於謂匠人溝澮之數與遂人不同不知實無二法

特考之未審耳詳見匠人為溝洫解

康成為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

說朱子終不敢易者一則以九與十起數之異也然匠人之法止九夫與遂人十夫異耳其有溝有洫有澮有川同也九夫十夫取數雖異而占地大小相去

無幾其不可為以十起數之溝澮者亦不可為以九起數之溝澮也且謂鄉遂多平曠則最宜於畫井矣謂都鄙包陵麓則最不宜於畫井矣况建國或在中原或阻山澤即鄉遂多平曠都鄙包陵麓之說亦不可通哉一則以四與五起數之異也然五起數者所以綴民居四起數者所以制田賦二法相為經緯無內外遠近之異蓋鄉遂都鄙皆有上中下地計室數之多寡以制邑皆以地之上中下為準何不可通行

井法哉且制地授田出稅賦役稽夫家畜產之法見於司徒見於小司徒見於鄉師及鄉遂羣吏之職疊出互備不厭其繁使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經界水道彼此各異是地法之最大宜特書而詳見者乃竟無一語及此則注說之誤明矣至孟子所云尤不可以此注證蓋遂當為野而鄉不可以為國中也 成同之法注乃以開方法計之然畫井必因地勢非必萬夫之地截然齊一而為井春秋傳所謂牧隰皋井衍

沃管子所謂五而當一十而當一其遺法也 井法

通行有稅以足食有賦以足兵自鄉遂都鄙以及六

服侯國法備此經班志所云近之鄭氏以口率出泉

為鄉遂公邑之賦以井地出兵為三等采地之賦而

引司馬法方百里為同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

實之

司馬法田穰苴作而齊威王大夫續成者未必先王之法殆與管子軍制等耳

賈疏增

成其說以為本節專言采地軍賦與鄉遂六軍侯國

乘馬之法不同如其說是鄉遂公邑家出一人為兵

六服侯國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為兵而三等
采地三千家止出三百人為兵抑何不均之甚也况
井地以四起數既鄉遂都鄙無異法而民居以五起
數由五家而積至千萬家亦鄉遂都鄙之所同也

管子

之法制鄉則五家為軌積至十連為鄉制鄙則三十
家為邑積至十縣為屬鄉鄙皆以五起數是必本先
王之法而變通之者也但公邑采地皆有比閭鄰里
之法以比其民而其長未必有大夫士之爵邑之小
者僅如一鄉則此鄉大
夫即邑大夫為之乎 六鄉六遂可以室數制軍三

等采地何不循行此法而令家出一人為兵哉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政依注音征注故書域為邦杜

子春云當為域

正義鄭氏康成曰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政稅也當作征

案守地守也職地職也民職則冢宰大司徒頒之而閭師專掌之小司徒分地域故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即均人所均地政地守地職也蓋小司徒辨之施之平之而後均人以歲之上下均之地域既分則

無所用其均故不言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

肆如字注作鬻託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祭祀王玄冕所祭

賈疏春官司服職羣小祀

則玄冕注林澤墳行四方百物之屬天神則風師雨師之類為小祀

賈氏公彥曰小祭

祀用牛則王之祭祀無不用牛者

案小祭祀亦羞其肆則不必王親射者而後然矣蓋

用牛牲之通禮與

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

委烏偽反積子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賓客諸侯之使臣 賈氏公彥

曰令亦令遺人

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帥帥而致於大司徒巡役小力役之事則巡行之 賈氏公彥曰小軍旅謂使臣征伐對大軍旅天子親行巡役承小軍旅下謂小役若大功役則大司徒巡行之

案小司徒職無田役以凡用衆庶該之而田役之政

令則鄉師所專治也特舉軍旅以大軍旅必身帥也
不及政令以大司徒實治之小軍旅則治其政令以
大司徒不治也 大司徒大軍旅治萬民所致不止
六鄉也小司徒大軍旅帥衆庶鄉師大軍旅正治其
徒役皆止六鄉而已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帥音率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役正棺引窆復土

賈疏正棺謂朝廟時正棺

於廟引謂葬時引柩車自廟至壙窆謂下棺於坎天
子六紼四碑皆碑挽引而下棺掘坎之時掘土向外

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為邱陵

王氏應電曰大喪大司徒治其政

令此復云治其政教者以送死大事凡正棺引窆皆小司徒教之

案凡役曰政令喪役獨曰政教者屬引則勸防有式鼓封則舒縱有節也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此職又云大喪帥邦役則知遂人所致遂師所道稍人所帥之役並致於小司徒而小司徒所謂治其政教者即遂人之六綍遂師之抱磨共丘籠及

蜃車之役矣以遂與公邑之役並致焉故統之曰邦役也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正義賈氏公彥曰社皆有稷配之立謂以文書法度與之不能身往

案社稷說見大小宗伯職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

比毗志及又音皮

正義鄭氏衆曰民訟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

賈疏民有

爭訟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

鄭氏康成曰地訟爭疆

界者圖謂邦國本圖

賈疏凡量地以制邑初量時即有地圖在官府後有因侵削疆

界相訟者則以本圖正之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

事

會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成治事之計 賈氏公彥曰屬

官謂教官六十致事致其事之功狀以待攷也 魏

氏校曰六鄉之治成鄉師所聽小司徒據之以行攷

課之法

案曰治成者所治職事之狀所以別於計簿之成也
屬官謂官中士大夫及諸職執事王朝者羣吏謂鄉
遂公邑之吏及家稍縣都私邑之吏以不盡屬於司
徒故別言之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者將以達於治
官不自攷而誅賞之也宰夫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
治乘其財用之出入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

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

正義鄭氏康成曰憲表縣之 賈氏公彥曰脩法糾
職者謂脩其法制糾察職事以待國家有事則共之
王氏應電曰表縣其各司之禁令脩其常法毋廢
墜也糾其職事毋怠緩也國家有事則應之 以治
家之例推之當作教象之法

案觀象之法則曰帥其屬以教法縣於象魏在外之
羣吏不能徧觀也憲禁令則曰令羣吏俾各縣於所

治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

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林氏之奇曰教治者所主在教若十二教之屬政事者所主在政若土地之政之屬魏氏校曰平章其教治優劣論正其政事得失攷夫屋以下正所以徵其教治政事之實也

案上經稽九比之數通乎畿內此大比羣吏止於鄉
郊者以遂與公邑之吏則攷之者遂大夫家稍縣都
之吏則攷之者縣師也又以見載師所任宅田士田
等乃六鄉之餘地各區為邑而其吏亦小司徒攷之
上言比民故首國中此比吏故第舉六鄉四郊蓋鄉
郊之吏無居國中者此鄉郊也而云攷夫屋則鄉中
有井田足以徵之矣

通論魏氏校曰大司徒所掌詳於土地之圖事大而

簡小司徒所掌詳於人民之數事細而繁

案大司徒頒士農工賈之職定比閭族黨州鄉之制
未言其所以稽而登之者若何也小司徒則遂頒比
法以時入其數至三年而復受其要則凡九比之內
其家之貧富民之賢否戶口之衆寡畜產之豐耗器
用之完毀皆犁然於胸中而政教徵令施行於軍旅
田役之中所以斟酌調劑者靡不詳盡矣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正義賈氏公彥曰鄉師四人二人共主三鄉故言各

掌其所治鄉之教 鄭氏康成曰聽謂平察之

賈疏
自州

長至比長各自聽斷其民鄉師又聽
其治者恐鄉官有濫失審察之也

案遂之教治獄訟皆遂大夫掌之而鄉則鄉師掌之
者鄉大夫六卿也豈暇聽鄉之教治獄訟哉其於教
則正月頒之鄉吏而已其於治則歲終令羣吏會政
致事而已至獄訟則一聽之鄉師而不與者體當然
也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
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
其獄訟

比必里反
施式氏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國比之法即小司徒職所云九比
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是也 易氏被曰馬牛
亦有老壯強弱之異可任與施舍鄉師皆辨之 項
氏安世曰此所謂聽其治也然清其源以消欺罔規
避之萌即所以為教

案國比之灋受之於小司徒如何者為上上何者為上中何者為上下以及九等皆有格令也 稽夫家辨征役施舍小司徒之職也而復列於鄉師者小司徒通掌國中及四郊都鄙而鄉師分掌六鄉遂師分掌六遂縣師掌都家也馬牛之物蓋該六畜車輦而言小司徒職既曰六畜車輦而又曰辨其物故知為旗物及兵器役器也 遂之夫家衆寡馬牛之物遂大夫稽之遂師登之鄉則鄉師稽之鄉大夫登之何

也遂大夫親民而職簡所稽能詳遂師則治廣而職繁故惟據所稽以登於冊鄉大夫六官之長豈暇稽夫家衆寡馬牛之物哉鄉師地官之攷其職繁矣而能任此何也地政之繁重者莫如遂師職之經牧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而鄉則小司徒領此矣故雖使鄉師簡稽鄉民而不病其劇也小司徒頒比法於上故舉重而先貴賤鄉師掌比法於下故舉多而先老幼鄉大夫族師皆

先貴賤承小司徒所頒而布之也 下經明著四時
之田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而王氏安石乃謂小司徒
使登六畜車輦辨其物鄉師帥田役所需惟馬牛故
無辨其物之文其蔽蓋由不知經文互備此職以詳
鼓鐸旗物於後故略於前而與小司徒異耳蓋辨可
任者及於馬牛則諸物皆辨不待言矣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
以致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辟音壁陸
婢亦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大役謂築作隄防城郭等役鄭

氏康成曰帥而至至作部曲也

賈疏營作之處皆有部曲分別

既已

也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

賈疏功作之事日日錄其程限

謂之章程

逆猶鉤考也

賈疏鉤致役事者恐有濫失

鄭司農云辟法也

呂氏祖謙曰司空營國職在興功司徒治役職在登民故鄉師必考興功之小大而會其民縣詩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此義也

案州里謂自州以下至黨族閭也黨以下可通名曰

里下云出田澆于州里州長職大攷州里司常職州里建旗足以明之又案遂與公邑之役遂人致之稍縣都之役縣師作之則並考司空之辟以逆役事可知矣而二職無文以例見於鄉師也

凡邦事令作秩敘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功力之事秩常也敘猶次也事有常次則不偏匱

賈疏營作之事多少有常事有次敘則民不偏追又不匱乏

案曰凡邦事則不惟役事如郊為田燭喪屬六引過

賓脩道之類皆是也即以役事言護辦之節番休之期必作秩叙民乃不惑諸儒多以役事之功程言偏矣黃氏度謂功力當在司空之辟非鄉師所作非也功力之秩叙雖司空作之而因役之大小以定人數量地之遠近以為徵發時歲之豐凶以為番代皆有常次非鄉師孰任之魏氏校謂鄉師令之作之者鄉吏亦非也即役事亦官中上士中士作之俾鄉吏奉行耳况祭祀賓客之事乎

大祭祀羞牛牲

正義賈氏公彥曰大司徒奉牛牲此云羞牛牲佐大司徒也

案祭祀之牲牛為大故大祭祀則大司徒羞之而鄉師佐之蓋兼豚解體解而言

共茅菹

菹子都反
一子餘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菹士虞禮所謂苴刈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於几東席上以承黍稷膚祭既祭蓋

束而去之守祧職既祭藏其隋是與 賈氏公彥曰
甸師職共蕭茅彼直共茅與此鄉師鄉師得茅以共
茅菹也

案士虞禮有苴而特牲禮少牢禮則無之司巫有共
菹館之丈而他官不見焉虞喪祭也司巫所共因旱
因裁亦非常祭也然則此云共茅菹蓋與上文各為
一事而不相蒙其有脫丈與

通論鄭氏齔曰茅以縮酒亦以藉祭甸師共以縮酒

鄉師共以藉祭司巫共館則所以承耨也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戮其犯命者

輦九玉反

輦里演反音璉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輦

正義賈氏公彥曰正治其徒役者六軍之外別有民

徒使役皆出於鄉金氏瑤曰以法正之而治其不

如法者鄭氏康成曰輦駕馬

賈疏知輦不駕牛者以牛惟駕大車柝車

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

賈疏輦以載輜重輦以載任器

止以為蕃

營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

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裡

賈疏裡或解為插或解為鍬

一鋤周輦

加二版二築

賈疏築築杵也須築軍壁壘

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

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賈疏上言所載任器此言輓人多少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

御匱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纛桃報反劉音毒匱音舊樞同定彼驗反

注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涖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謂監督其事匠師事官之屬其

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

共主葬引雜記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

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翽以御柩天子

六引禮依此云

賈疏此諸侯之禮引以況天子之法

鄭司農云翽羽葆

幢也爾雅燾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

寔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日中而崩禮記所謂封者

賈疏

案昭十二年左傳日中而崩王制庶人縣封與此經寔字雖異皆下棺之事

泣臨視也某

謂匠師主豐碑之事鄉師執斧以泣之使戒其事

賈疏

案檀弓公室視豐碑注豐大也天子斲大木為之六綽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

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紼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為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鄉師執斧以涖者恐匠師不戒其事須有用斧之處故執斧助之使戒其事

賈氏公彥曰用役謂若輓

六引之等樞在路恐有傾覆故鄉師執葆幢却行在樞車之前以與匠師御正其樞治役謂監督役人

案先役事而後及祭祀役事鄉師所專掌也先司空之役事而後及軍旅會同所役為少也次喪役其事為希也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

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

者斷其爭禽之訟

斷丁亂反注故書巡作述屯或為臀

正義鄭氏康成曰田法人徒及所當有

賈疏人徒即經卒伍所當

有即經鼓鐸旗物兵器

司徒致衆庶以熊虎之旗此又以之明

為司徒致之也大夫致衆當以鳥隼之旗

賈疏案司徒常陳九旗

之次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旌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旗又云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大司徒卿也尋常建旌在軍建熊虎鄉師大夫也尋常建物在軍當以鳥隼之旗辨別異也前後

屯車徒異部也

賈疏大司馬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是車徒異部也

賈氏

公彥曰致衆庶者謂植旗期民於其下陳之以旗物者陳列衆庶之時亦植旗於行首田獵之時非直有六鄉之衆亦有公邑之民各分別之故曰辨鄉邑

易氏被曰九旗之用有所將者畫無所將者不畫司徒當建旌師田則為軍吏而有所將矣所以建熊虎之旗也鄉邑既聚則旗之相類者衆故各以旗物辨鄉邑之名司常所謂州里各象其名是也 王氏應

電曰鄉邑之民各在其旗物之下無相干乃各治其政令刑禁黃氏度曰前後屯即大司馬所謂前後有屯百步也

辨正黃氏度曰注以陳之以旗物句絕玩文義當以致衆庶而陳之句絕

通論王氏詳說曰旗物之辨有三曰名曰號曰事大司馬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是以三者分而為六司常

職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是以
六者約而為三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

朝直
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

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之類

賈疏月
令文

案徇於市朝市朝衆集之地徇之使人人遍曉也官
之治所皆謂之朝非必王朝也故古人恒以市朝連
言漢太守之廷亦曰郡朝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調萬民之糴阮以王命施惠

糴古
艱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

糴阮饑乏也

王氏應電曰遺人職鄉里之委積以

恤民之糴阮但掌其所調之物耳司稼巡野觀稼而
調其急而平其興則以補助其耕斂之不足也司救
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王命施惠并疾病亦在所振恤
然二官所治者廣故鄉師親出巡以王命施惠代王
行也

案以王命施惠者其職代王巡行見民囂阨即以王命發倉廩出泉布而無所壅遏不待奏請報可此聖人慮事之詳憂民之切也 歲時有天患民病司救所巡自國中及郊野則此職之野亦兼六遂蓋鄉遂皆切近王都其民治必分掌之而後能詳至於囂阨則並以屬地官之攷以示其不異於鄉也自稍以往地域廣遠非王官所能徧都家之長自當震動恪恭而時式以求民瘼矣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正義賈氏公彥曰以詔廢置者告王與冢宰廢置之
案詔廢置不但告冢宰亦容有司徒

正歲稽其鄉器比其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
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吊服也

賈疏

比內無祭事其於族祭醺黨祭崇州祭社之等無過
用朝服凶服衰裳主人自共其吊服是暫服可以相

共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

為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楬豆輶軸之屬

賈疏案喪大記士併瓦槃

大夫乃用夷槃士喪禮小斂有素俎大斂有楬豆既夕禮士朝廟用輶軸以載柩皆非庶人之禮引之者以况喪器知非族內有大夫士得用者以大夫士自有祿位不在共限不言棺槨亦主人自共也族

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福

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

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鄉大夫或時

賓賢能於此州也

賈疏一州管五黨州長春秋二時射於序學要在一黨之中故云或

時射於此黨一鄉管五州鄉大夫行鄉飲酒之時必在一州之內故云或時賓賢能於此州

吉器

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或有故而不共也。

案備集此四者則非別為是器也。此即取之州黨族閭而彼此相通耳。

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賈氏公彥曰。比閭族所共。並罰物所為。案載師職。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注罰之以其吉凶。二服及喪器。以非官事故。不用官物也。黨州鄉所共。皆為國行禮。則官物所為。酒正職。凡為公酒。

者亦如之酒材尚得公物此等器亦出官物可知

鄭氏鶚曰必於正歲者豈非以春秋之祭酺祭崇會民而射於序索鬼神而飲食之類皆用夏正故與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此必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察辭視吏言事知其情實不展猶

整具 李氏如玉曰考其官之教或行與否

案此大比羣吏

之治也如教行於二十五家然後閭胥為得其職
若三年大比興賢能考德行道藝則鄉大夫之職 察

其吏之辭或實與否稽其鄉之器或具與否省其鄉

之事或治與否以告冢宰而詔王行誅賞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歲終廢置三歲誅賞與冢宰相成
百職皆然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

寶壽堂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膳錄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二千三百七十四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一

地官司徒第二之四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正義鄭氏衆曰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王氏詳說曰

五官中惟正貳攷以職稱鄉大夫亦以職稱者鄉大夫六卿也所以別於六官之屬

案州長黨正皆曰教治政令而鄉大夫則曰政教禁

令者鄉大夫六卿也用其體望以統六卿而不與治民之事下經使各以教其所治又曰各憲之于其所治蓋州長黨正始有民治故鄉大夫職不言民治也非惟不治民亦不聽羣吏之治鄉師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是也遂大夫則兼聽治訟以無王朝之事也

通論王氏安石曰經於鄉大夫曰政教禁令州長曰教治政令黨正曰政令教治族師曰戒令政事閭胥

曰閭之徵令比長曰比之治命官之意其輕重皆一字間也政令為重禁令次之戒令又次之徵令為下鄉大夫州長詳於教而兼政黨政族師詳於政而兼教閭胥則承上之政教而掌其徵令耳比長則並無所為令矣

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義

行下孟反
下皆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鄉吏州長以下 王氏安石曰

攷攷知其實偽察察見其精粗 王氏應電曰每歲以黨正所書州長所攷者復攷察之以為異時賓興之本 鄧氏元錫曰德與行並言欲內外兼舉道與藝並言欲精粗一貫也

案德行曰攷道藝曰察蓋互言之

通論魏氏校曰鄉大夫皆六卿所兼而同受司徒之灋蓋禮以義起在朝則冢宰重在鄉則大司徒重在軍則大司馬重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正義王氏昭禹曰族師所統者寡故使校其數然後登之於籍鄉大夫所統者衆第因族師所校者登之而已小司徒頒比澮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故鄉大夫以歲時登之鄭氏康成曰國中城

郭中也

賈疏以對野故知是城郭中

國中復者多役者少故晚征

而早免之野復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免之入其

書者言於大司徒 鄭氏衆曰征之者給公上事也

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若今宗室及關

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若今

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若今癰不可事者復之

賈疏並舉

漢法

賈氏公彥曰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

征之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若田獵五十則免祭義

五十不為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王制六十不與服
戎不辨國中及野外也 黃氏度曰征不言歲而言
七尺六尺者歲雖登而身不及若矧短侏儒則舍之
陳氏深曰國中地近役多故晚征而早舍之野地
遠役少故早征而晚舍之 劉氏彝曰貴命士以上
賢者能者俊造學士

案後鄭以征為稅又引此以證大宰九賦為口率出
泉遂為聖經莫大之薄蝕若易稅為役則其義可與

陳氏深之說相足蓋注謂國中役者少野外役者多以人言也陳氏謂國中役多野役少以事言也唯國中之服役者既少而役事又多所以征宜遲而舍宜早也唯野之服役者既多而役事又少所以征宜早而舍宜遲也小司徒頒比法于鄉大夫使簡稽而登諸籍故曰入其數鄉大夫既登諸籍故曰入其書古者以六卿為軍將而周官之六卿實兼鄉大夫則車徒雖分調于畿內而必以

鄉民為本蓋主帥與列校士衆不相習則不可用也
朱子詩傳謂天子鄉遂之民共貢賦衛王室為平王
遠戍申許言之耳羣儒遂謂鄉遂之兵不調是謂道
聽而塗說也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
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
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
之

比必
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衆寡謂

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

賈疏案鄉飲酒堂上堂下皆有衆賓不言其數此經衆寡

兩言來觀禮者無問多少也

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

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厥其也其賓之明日也獻猶進

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

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祿也

賈疏案內

史職有策命諸侯羣臣之事故使內史貳之

朱子曰德者有德行者有

行藝者有藝道乃識得德行藝之所以然也注云能

有道藝者蓋通曉事物之理所以屬能 賈氏公
彥曰天府掌寶物賢能之書亦是寶物故藏于天
府

通論王氏詳說曰五家為比不過防其奇袤未必有
可書之事也五比之間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
之中可書者二四間之族則書其孝弟睦婣是於六
行之中可書者四其於德行道藝有所未備也至五
族之黨然後書之五黨之州又從而攷之至三年鄉

大夫又攷之然後賓興焉可謂詳且慎矣

餘論葉氏時曰選舉之濫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為是然必有以教於平時書於每歲而後可攷於三年後世科目盛行天下相率為詞章利祿之學雖一旦欲行旌舉之典以求德行道藝之士不可得也莆田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 呂氏祖謙曰三代時士惟進德修業上之人自求之故待之

甚重而攷之則甚詳後世乃士求上之爵祿故上之待士甚輕攷之又略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

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注故書舞為無杜子春讀為舞

正義賈氏公彥曰鄉射之禮者儀禮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又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堂謂鄉學據鄉大夫所行射禮豫謂州長春秋習射於序鄭氏康成曰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

詢於衆民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
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
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賈疏禮記射義
文詢衆庶之儀若是乎 郝氏敬曰鄉人衆多詢其
能是五物者進而與之射 何氏喬新曰詢問衆庶
求其人以儲養而待舉也

案凡射衆耦皆合揖讓相先故取其能和勝不勝相
形媚嫉易生故取其能容和容興舞則方射之時容

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也於獻賢能之書後即以此為
詢者所以勸董興起羣士使感奮踴躍為後舉之本
也賢能德行道藝既成者故謀於鄉先生五物材質
可造者故詢於衆庶

辨正王氏志長曰鄭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賈氏以
為和居六德之終故曰載孝居六行之始故曰包其
說辨矣然解容為孝終屬牽強不若後儒謂五物皆
指射言蓋古者射以觀德虞書所謂侯以明之五物

非射不能知猶後世觀身言之法也

案鄭氏鶚謂州長射而不飲黨正飲而不射非也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則先飲酒可知矣又據射義謂卿大夫之射始兼飲酒故州黨但言以禮會民以禮屬民不知州長乃中大夫黨正亦下大夫顯與經背

存疑鄭氏康成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 馬氏融論語注曰射

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
五曰興舞 賈氏公彥曰鄉射記唯君有射於國
中其餘則否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焉故得詢此
五物

案大夫士之射禮皆於庠序行之庠序不定在城外
也唯君有射於國中謂在寢耳大夫士之寢庭不足
以容射故鄉射記云其餘則否豈城內獨少衆庶乎
庶民雖無射禮亦必習射不然何以會萬民之卒伍

而用之邪主皮非射禮所有蓋強有力者所以習武
事故以此備五物焉馬氏五善之云未知所本疑即
此經之異文爾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長知
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
之而使長民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治
民於內也言為政以順民為本書曰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賈疏尚書答蘇篇文言天
雖聰明不用己之聰明用

民之聰明民所歸者則授之天雖明察可畏不用己之明威用民之明威民所叛者則討之也老子

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者 王氏應麟曰古者使民興鄉之賢能還以長治其鄉士自脩於家民自為鄉謀故取舍公賢否明也

案注謂出使長民教以德行道藝于外義未審疏遂謂或為都鄙之主或為諸侯益遠矣所謂出者出于鄉州而入于成均升于司馬也入者還歸其州黨也

蓋興其才德之大者而進于王朝則將為公卿大夫
以臨長之興其行能之小者則還治其比閭族黨之
民先王之世所以不患選舉之不公而百官得其宜
萬事得其序也聖人言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於此可
見焉

餘論禮庫曰一鄉利病及風俗善惡惟鄉人知之其
中有可推者使民興之而因以長之必能興利除害
以宜於民自鄉舉里選之灋壞天下官吏悉總於吏

部賢不肖何自知之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

會古
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賈

氏公彥曰年終將攷其得失則令六鄉之吏州長之
官皆計會教政之功狀致其所掌之事於鄉大夫鄉
大夫得之致與大司徒然後攷之王氏應電曰羣
吏上計于鄉大夫鄉大夫致于大司徒大司徒致于
冢宰此灋百官皆然司徒為五官之首故發其例

案鄉大夫令會政致事遂大夫亦如之公邑雖統于
六遂而會政致事之令則不及焉以小司徒令羣吏
正要會而致事則公邑之長自致於小司徒可知也
小宰月終以官府之叙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
歲終令羣吏致事小司徒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小
司寇正歲令其屬入會遂致事皆於會政之外別言
致事則截然為二事明矣小司徒曰正要會兼月要
也小司寇獨言入會而士師職歲終正要會與小宰

小司徒同則會政為財用之計明矣非國政無所用財地官則賓祭師役學校之用秋官則圜土囚食器物之用皆是也士師惟正要會而無致事之文以凡獄訟皆與大小司寇共聽斷別無可致之事至春夏二官則并無會政致事之文蓋禮事兵事之財用乃他職共之事畢之後更無可致之事可會之財其義與士師無致事之文可參驗也

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

正義鄭氏鍔曰令羣吏攷灋以所頒者或有所疑又使自往而攷覈之

案正月始受灋于司徒而頒之正歲復使羣吏攷灋于司徒何也所受之灋乃始和而布之者頒之浹日則利害之實被於民者可見矣故復使羣吏就司徒而攷之蓋惟恐民隱壅于上聞而所布之灋尚未能盡乎事物之理也

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

賈疏

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此云國大詢于衆庶故知詢此三者

鄭氏衆曰

大詢于衆庶洪範所謂謀及庶民 賈氏公彥曰朝

謂外朝三槐九棘之所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正義賈氏公彥曰大故謂災變寇戎之等 鄭氏康

成曰使民皆聚于閭胥所治處

賈疏二十五家為閭閭胥則有治政之處

以聚民而守之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賈疏

謂有旌節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王氏應電曰各守其閭亦有以

靜待動之意凡軍中搏賊之法皆然

案國有大故大司徒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則有節

者無幾矣然特闕市之轉貨賄國使之通聘問有節

者無幾耳若王有令或六官之長有令雖有執玉節

以通令者如珍圭以徵守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之類猶懼變出非常或

有矯假必使道路之官執旌節以輔之則令之始出

必有所受致令之人必有識者

如王之令必受于大僕宰夫而致之者虎

賁行人司徒之令必受于鄉師而致之者官中之士司馬之令必受于縣師或通于掌固皆道路之官所

也熟識而可保其別無變詐矣

總論王氏應電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故鄉大夫之職莫急於教民莫重於興賢而比瀆次之正歲之所攷歲時之所登歲終之所會致三歲之所大比不過於此鄉大夫特舉其要而其節目則有司存也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瀋

長知
丈反

正義鄭氏衆曰二千五百家為州

朱氏申曰有教

則有治政令所以輔教治者瀋則其條目也

王氏

應電曰教之而倫理明治之而爭辨息

案賈疏讀教字為句而以治字領下為文以黨正例

之蓋非也鄉大夫掌政教禁令黨正掌政令教治而

州長獨曰掌教治政令之法何也鄉大夫六卿也其

於鄉之政教禁令躬為表儀執其總以率屬而已其

灋之詳則州長掌之下經所列是也攷德行道藝勸
戒則有灋祭祀禮射喪紀會民涖事則有灋師田行
役戒令賞罰則有灋大攷州里廢興則有灋故鄉大
夫之職正月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即
頒之州長也蓋鄉大夫董其成黨正以下承其事而
掌其灋者則州長耳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
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屬音燭下同
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 賈氏公彥曰讀灋者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灋使知之 鄭氏鍔曰觀下文言正歲則讀教灋如初則知此所讀者為教灋 王氏應電曰正歲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故此因衆聚之時攷覈其實能者勉之益奮有過惡者則戒之使自新也

案灋即鄉大夫正月之吉所受於司徒而頒之者隨受隨頒而隨讀之見其汲汲於民事也攷其德行道

藝而勸之正所以為鄉大夫賓興之本

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瀆亦如之

正義賈氏公彥曰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孰秋祭社百穀豐稔所以報功凡讀瀆皆因節會以聚民通論林氏之奇曰讀瀆有因乎時者若正月之吉之類有因乎事者若祭祀之類

餘論鄭氏錡曰春祈秋報外孟冬又割祠於公社則歲時不一祭也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會如字

正義賈氏公彥曰以禮會民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

射鄭氏康成曰序州黨之學也

賈疏下黨正亦云飲酒于序故知州

黨學同名為序

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祭祀謂州社稷也

賈疏知有稷者以天子諸

侯社皆有稷配之

大喪謂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也

賈疏曰州之大

祭祀大喪則非國家喪祭故注云然涖臨也

存疑王氏志長曰社祭上文已見或謂山川及前哲
令德之在其地者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
其賞罰

正義賈氏公彥曰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
謂役作 鄭氏康成曰致之致之於司徒也

賈疏州長致于小司

徒小司徒乃帥而致于大司徒小司徒職大軍旅帥其衆庶是也

掌其戒令賞罰則

是於軍因為師帥

賈疏若別有軍吏掌之則不得還自掌故知因為師帥也

王氏

應電曰致于司徒而後致于司馬凡旅帥卒正等軍吏皆六鄉平日所選用者故州長即掌其戒令賞罰案師田行役自黨正以下不復言致者皆州長之所帥也司馬教戰鄉師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故蒐苗獮狩無一不列鄉郊黃氏度乃謂司馬作軍六鄉不與顯與經背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

會古
外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會其州之政令謂會計黨正以下

政令文書將以攷課也

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月讀之至正歲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

案明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州社所讀皆教灋也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比必里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年年攷訖至三年則大攷之言大者有黜陟廢興故也鄭氏康成曰廢興所廢退所

興進也

王氏昭禹曰州長鄉官之次也於攷勸糾

戒務致其悉故屬民攷德行糾過惡而終之以大攷
州里

案云以贊鄉大夫廢興則廢興鄉大夫主之矣鄉大
夫職不言廢於此見之所廢謂簡不帥教者而移郊
移遂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正義鄭氏衆曰五百家為黨 朱氏申曰州長掌其

灋黨正則奉之以施于其黨焉 吳氏澄曰州長詳

于教而略于政黨正詳于政而略于教故各先其所

重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

祭崇亦如之

祭崇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四孟之月吉日讀灋者彌親民

者於教亦彌數

賈疏鄉大夫治五州去民遠不讀灋州長治五黨則四讀灋黨正則七讀

灋族師則十四讀灋是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

祭謂雩祭水旱之神

賈疏祭灋

雩祭水旱昭公元年左傳水旱厲疫之不時於是乎禱之

蓋亦為壇位如祭社

稷云 王氏志長曰春秋傳龍見而雩雩之正蓋指

建巳之雩則黨正之春祭禜是也秋旱暵亦脩雩祀以求雨稻人旱暵共其雩斂則黨正之秋祭禜是也

通論鄭氏齔曰有教灋又有邦灋統言之則教灋亦邦灋也分言之則邦灋以治灋言民知教灋則不違乎理義民知邦灋則不麗乎刑辟州長正月之吉讀灋下言正歲讀教灋如初則知所讀者純于教灋黨

正四時孟月吉日讀邦灋下言正歲屬民讀灋則知其所讀者雖有教灋實以邦灋為主故州長之讀則有勸有戒黨正之讀則有糾戒而無勸民畏黨正之糾孰敢不從州長之勸戒耶

案四時之孟月吉日謂朔也孟月謂寅巳申亥月以夏正言也族師每月吉日皆屬民讀灋值四孟之月則族師帥其民以之黨正而已不更讀之卑者當統於尊少者當彙於多也讀灋皆以月吉者示以定期然

後民可趨赴也農務殷時或亦少輟焉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
蜡之時建亥之月也

賈疏黨之飲酒非蜡祭之禮以其禮非蜡月故注云然

正

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
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
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

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

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

賈疏儀禮當別有黨正飲酒之禮今亡矣其事

與鄉飲酒相屬故取以況義但微失于少

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卿大夫

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

入是也

賈疏鄉飲酒鄉射記卿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彼注云後樂

賢也士既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大夫士皆為樂賢行禮而至

齒于鄉里者以年

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

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

所謂導

賈疏齒于鄉里者位在堂下與五十已下衆賓相次齒于父族者賓在戶牖之間南面若

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不齒者席于尊東鄉飲酒鄉射酒尊皆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夾之卿大夫來觀禮為鄉人所遵灋謂之為遵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諸侯之國但爵為大夫則不齒矣

朱子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不悖雖云

不序齒亦不相壓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然魏氏校曰抑於父族下非所以貴貴躡於父族上非所以親親故別設席此禮之權制也

案正齒位而飲酒則其為正賓必年最高者也次者

為介又次者三人為三賓又次者立堂下一命者無論堂上堂下皆以齒齒重而爵微也三命則爵已崇故雖同族在五屬者亦不以齒不以齒則輩行無論矣席于賓東不與賓介齒亦不加尊於賓介貴貴長長之義並行而不悖也唯再命者父族為賓介則己以齒下之堂上堂下仍如法若異姓為賓介再命者未可席于賓東則唯不與而已以其不便於位次也此飲酒之禮黨正為主人凡與此禮者主人皆先使

人告之則或齒或不齒或與或不與之故早已籌及故不虞其窒礙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鄭注鄉飲酒禮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者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以賓賢能為主故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鄉飲酒鄉大夫為主人州則春秋習射從而飲之黨則因大蜡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

也

案習射正齒位皆先行鄉飲酒之禮有賓有介有衆
賓黨正所屬宜惟閭胥族師所書者與焉州長所會
宜惟黨正所書者與焉知然者鄉大夫三年大比以
禮禮賓惟賢者能者而其餘不與也

餘論葉氏時日記曰三命不齒若族有七十者雖三
命者不敢先則依然貴親尚齒矣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冠古

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其黨之民 金氏瑤曰教則預

使肄習之講論之戒禁戒其必如禮而禁其不如禮也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於軍因為旅帥 吳氏澄曰灋

什伍比聯之灋民情以禮為本國事以灋為準 鄭

氏錡曰師田行役衆庶所聚非灋無以集事平時有

教臨事有灋乃所以相濟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會古
外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會計一黨之政治功狀帥其族師
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於鄉大
夫鄉大夫致於大司徒而行賞罰

案羣吏之職其大綱有二一則會政財用之計也一
則致事小司徒職所謂治成也鄉大夫歲終令六鄉
之吏皆會政致事而惟黨正有致事之文以州長所

掌者惟教事察吏及教治政令之灋無事之可致而族師以下之事皆致於黨正也鄉吏所致之事夫家衆寡馬牛車輦之稽也獄訟之成也役事之要也鼓鐸旗物兵器之籍也四時徵令之目也吉凶禮樂之器也鄉師歲終攷六鄉之治則致於鄉師由鄉師而達於鄉大夫明矣遂大夫之令會政致事鄙師之會政致事一與鄉同而遂大夫則兼聽治訟掌誅賞廢興縣正則稽功會事蓋以遂人遂師所掌者皆小司

徒之事而野政簡遂大夫非六卿故其事可兼而小者又可寄之縣正也 黨正以下不曰政令者凡鄉大夫有令皆州長布之故曰會其州之政令黨正以下則奉令承事而已故第曰會政也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正義鄭氏康成曰書記之 王氏應電曰黨正近民知之為詳故書其實迹以待攷某賢也以某事知其賢某能也以某事知其能即虞書所謂載采采也

王氏昭禹曰黨正所書非一日之積州長即因是以
攷之鄉大夫之所興又因州長之所攷是以信而有
徵也

案鄉三物惟六藝之成熟有司可自辨之若六行則
非鄉黨族姻不能詳也六德則非與朝夕久故者知
之不能審也故閭胥凡聚衆庶則書其敬敏任恤者
族師月吉屬民而讀邦灋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
黨正正歲屬民讀灋則書其德行道藝未有簡士而

不屬其民者蓋論之以相習之人然後聞見實徵之以衆多之口然後好惡公積之以歲月之深然後鑒別當如是則所謂賢者能者無所容其偽冒矣而州長鄉大夫又層累而攷之所以舉不失人而官無廢事也

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衆曰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

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 賈氏公彥曰黨正所臨臨

族師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往涖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注故事或無事字

正義鄭氏衆曰百家為族 鄭氏康成曰政事邦政

之事

賈疏謂國之征役

鄭氏鍔曰族師以師名官而職不

及教何也戒以勿犯令以必從大有政小有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是以師嚴而教化可行也

案師當作長儀鄭氏鍔以其為教官之屬故作此解

亦可通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瀆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

酺亦如之

屬音燭
酺音步

正義賈氏公彥曰孝弟睦婣惟據六行之四有學即

六藝也鄭氏康成曰酺者為人物裁害之神也故

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某謂校人職又有冬

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蜚蜚之酺與人鬼之步與

賈疏舉漢
瀆況之

蓋亦為壇位如雩祭云族師無飲酒之禮

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

通論王氏昭禹曰讀瀾與書德行道藝孝弟睦婣每於屬民者所以公是非而明好惡

案鄉大夫州長皆通攷德行道藝黨正歲一書之蓋秀民之聚多然後德行道藝之出羣者可攷焉族閭之間先求其行之無悖者可矣故族師所書僅六行之四閭胥所書僅六行之二也族師書孝友睦婣而附以有學以學乃道與德之階也注謂族師無

飲酒之禮蓋以族無庠序又族師位卑不得特行鄉
飲酒之禮故惟因祭而與其民少長相勸酬而疏謂
不得以官物為禮則誤矣酺乃官事自宜官授酒材
與州射黨蜡同官祭祀而以民財共者惟秋官司盟
之祈酒醑地官稻人之雩斂耳二事別有義故特著
之以言祭酺則義無所處矣

通論王氏昭禹曰祭之小大義起於民之衆寡惟為
社事單出里則社祭為大故於州禋次之故於黨酺

為小故於族

餘論王氏應電曰古者民不得無故羣飲故漢文賜民大酺五日因周官祭酺以起義也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必比

里反

正義鄭氏鍔曰邦比之灋即小司徒頒於六鄉之比灋賈氏公彥曰族師治四閭二十比吏則閭胥比

長也 吳氏澄曰鄉大夫歲時登夫家之衆寡族師
以時登之蓋人之齒歲有增長而或任或已與夫廢
疾之不堪任六畜車輦之可以用時必有異故不可
不校登也 王氏應電曰邦比之灋閭胥而下由族
師而定黨正而上據族師而行故於此詳言比灋
案曰帥四閭之吏以時校登其夫家衆寡辨其貴賤
老幼廢疾可任者義亦著矣而必曰以時屬民何也
此以辨師田行役之所任也民有可教以田獵而未

能任軍事者有可共雜役而未能任田事者閭胥雖
時數其衆寡必族師合聚而親簡之然後任之各稱
其材力也吏分四閭而夫家必合一族而校登之何
也此以合師田行役之聯也地有上中下之分則閭
之衆寡各異必分四閭而登之又合一族而校之然
後衆寡相叅以為聯而卒伍可合也司馬以大均之
禮簡衆此其基也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

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

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比毗
志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在家惟五家為比云十家為聯者
以在軍十人為什故并二比十家為聯擬入軍時相
并相保者謂不為愆負相受者謂宅舍有故相受寄
託 鄭氏康成曰相共猶相救相賙 王氏應電曰
刑罰則相及慶賞則相共 李氏叔寶曰族師聯比
其民而歡洽其心使之有相保相受之灋而於刑罰

亦相及則苟有一為不善者必為衆庶所棄而其身
不得以自容聖人善俗之道端在於此 柯氏潛曰
師田行役之時行伍以定旗物以整號令以行同力
合作令不煩而事畢舉者以聯素定故也

案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既有定法此職又有合聯
之灋何也賈氏謂擬入軍相并得之但案其辭意似
專指在軍者并則義尚未備耳蓋必合聯於四五六
人而取其一然後技勇可簡且非留其半以居守則

受邦職役國事相葬埋一族中居者或不足以共也
族師在軍則為卒長必平時合聯然後二族戰士皆
其所素教而如臂指之相使居守之族師二族之民
皆其所素治然後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也 或據
班志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止出七十五人
司馬灋井十為通三十家止出三人疑周官不宜取
一卒於二族中不知一甸中雖止用七十五人而此
七十五人則必取諸八閭之中司馬灋亦然不如此

則從軍之士與其長不相習而緩急不可用居守之吏與其民不相習而受邦職役國事相糞埋必有扞格而難通者矣役必更番總畿內計之常數十年而後一從徵發故八閭之人亦不以同時并調為困耳邦職謂地職也若民職十有二則不必合聯而後可受軍灋至百夫則有長而非合二百家百夫不可調故列職于族師而遂校夫家簡旗鼓兵革帥民而至亦鄼長掌之

餘論馬氏端臨曰秦人什伍之灋與成周一也然周之灋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以相率而為仁厚之君子秦之時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以相率而為苛刻之小人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於軍因為卒長 王氏應電曰

師田行役有弛舍而不盡用故族師必合之而後數
可補即鄉師所謂脩其卒伍也其差擇器使各當其
材斟酌配合務得其所皆族師之職 王氏安石曰

以伍聯伍故謂之合 賈氏公彥曰帥而至者帥至

于鄉師以至司徒也 郎氏兆玉曰大司馬中春辨

鼓鐸之用中秋辨旗物之用故族師用之以帥民

案師田行役鄉惟族師州長遂惟鄼長縣正言帥民
而至餘第言治之或並不言治者蓋自官吏言有行

扞必有居守不必皆身與行間自民徒言不互為統
則散必遞為致則紛故以一二人攝之而不擾也

歲終則會政致事

會古
外反

正義王氏應電曰致於黨正 金氏瑤曰黨正職帥
羣吏而致事故知致事於黨正也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

正義鄭氏衆曰二十五家為閭 鄭氏鏐曰有所求
取於民曰徵有所役使於民曰令 金氏瑤曰曰徵

令所重者追呼鄉官不設胥徒所恃以比人集事者閭胥也

案閭胥掌徵令以比居為定而所轄止二十五家連井同巷耳目相屬呼召甚易後世為戶長保長恒以一人掌百家二百家之徵令百弊叢生散戶既病而徵者半破其家然後知周官之灋至微至細皆聖人心思之所竭也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數邑主反

正義王氏昭禹曰二十五家其數寡故可以數計之
吳氏澄曰數衆寡辨施舍贊族師校登也

案古者子生三月擇日名之以告閭史閭史書為二
一獻于州史一自藏之故歲時可合而數也族黨州
鄉皆因閭胥所數而校登之所以不料民知其衆寡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
其敬敏任恤者

比必里
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祀謂州社黨禁族酺也役田役

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庶因讀
灋以敕戒之 賈氏公彥曰族師以上讀灋雖疏數
不同皆有時節閭胥於民尤近但聚衆庶之時即讀
灋而所書任恤之外兼紀敬敏也 陳氏深曰喪紀
謂族相葬埋也比者比人數也

案二十五家人民寡孝友睦婣有學者未易數覲也
故第書其敬敏任恤者比耦而耕同井相友則敬敏
任恤者迹可驗矣 所書不獨秀民農夫而有此即

可備異日閭胥之選

通論陳氏祥道曰敬敏任恤易見者也閭胥書之孝弟睦婣有學進于是者也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弟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黨正書之書之者易攷之者難故書于黨正攷於州長興於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責重也

案閭胥所書僅二十五家之民故善小而必登族師所書乃百家之民故學行兼而後錄黨正以上則德

行道藝皆全矣其進每上其選每精六行不言敬敏而此言之者敬則小心敏則強力二者善雖小而可望其成德故謹書之

餘論朱子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故自其詠歌弦誦之間所以漸摩誘掖激厲而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脩己治人之術是以當此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知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

祿之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以作其躁競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為俗學頽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

凡事掌其比觶撻罰之事

觶古橫反撻吐達反注故書或言觶撻之罰事

正義賈氏公彥曰人聚則有校比之瀆鄉飲酒及鄉射飲酒有失禮者皆罰之故云凡事觶撻罰者輕以觶酒重以楚撻 王氏應電曰掌其比亦兼攷其勤

情敬肆 鄭氏康成曰觶撻者失禮之罰也觶用酒

其爵以兕角為之撻扑也

賈疏尚書扑作教刑孔傳扑擯楚故知撻亦扑也

吳氏澄曰小胥職觶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與此同觶撻罰而使之知所警書其敬敏任恤而使之知所勉二者不可偏廢

案既舉祭祀役政喪紀而又曰凡事掌其比者上該軍旅徵發下該民間相受相葬相救相賙以及合耦興耤移民救稼之事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

比毗至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五家雖少亦有治灋故云治王
氏應電曰比之治凡教訓徵令皆是

案比長即耦耕之民而曰治者五家之中勸其和親
禁其竒衰遷徙有付授為旌節皆治也且上有所治
於五家五家有所待治於上比長必帥而奉之也

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竒衰則相及

臯本亦作罪
衰似嗟反

正義王氏昭禹曰大司徒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

為閭使之相受比長言相受不言相保者蓋分言之
則比相保閭相受合言之則皆相保受 金氏瑤曰
有臯竒衰犯竒衰之臯也相及以警其覺察即所謂
相保也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

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

惡

賈疏周禮遠郊百里內并國中共為六鄉此國中及郊所徙者並不離鄉內也

餘論葉氏時曰先王之世井牧鄉鄰無非安土之民
然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而生耗不齊不從其徙將何
所容漢人議徙寬地者聽唐人自狹鄉徙寬鄉者亦
聽皆此意也

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徙于他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

節乃達

賈疏徙外鄉非直有
授兼亦有節乃可行

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

內音
納

正義鄭氏康成曰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
繫之園土攷辟之也

賈疏辟瀾也
攷量以瀾

園土獄城

金氏

瑤曰有罪相及人固不敢為惡然稔惡者其事敗露
猶可以逃有無授無節唯園土納之之瀾則逃無所
之矣二瀾並見於比長所治者寡事易得其實也

案秋官凡萬民之有罪過者輕則坐諸嘉石重則收
諸園土其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則園土為獄城明
矣但此猶施以職事而收教之則游行自若也若重

罪有桎梏者掌囚守之

通論魏氏校曰天下之治必從其抵是故民制起於比閭鄉里田廩起於井邑丘甸兵制起於伍兩卒旅任官位事起於鄉舉里選苟無根抵而求天下之治難矣

總論梁氏寅曰比長至卑而一鄉之治必始於此必相受相和親也而後善俗可以興有罪竒袤相及也而後姦慝無所容無授無節必治也而後寇盜無所

匿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一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杜成